

当我只是我自己

李欣欣



从甘南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,但拉卜楞寺的袅袅晨烟、兰州夜市的人声鼎沸、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羊,都在提醒着我,除了职场女性、女儿、儿媳妇、妻子、孩子们的妈妈等身份外,我还是我自己。

生活从来不是轻松的。从7年前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,每一天仿佛都过得很漫长。

日复一日的那些故事,多数时候冗长且枯燥,孩子们划着红叉的作业、做不完的家务活、三代人观念与生活习惯的冲撞……还有必须去面对的工作,我似乎一直在和生活比赛,是被生活赋予的重担碾压,还是努力奔跑着去超越?

我想和生活抗争,在夹缝中保持自我,不甘心完全沉浸在那些角色的情绪中。我该怎么办?

7月盛夏,在得到了家人支持以后,我决定用5天时间,来一场彻底的出走,因为我太需要重温——当我只是我自己时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。

飞机把我带到兰州,在酒店放下行李后,我直奔正宁路夜市,满街烧烤的炙热、牛奶醪糟的香气扑面而来,我跟随着汹涌的人潮一路走一路逛,从正宁路夜市走到中山桥,走了一整个晚上,耳机里循环播放着低苦艾乐队的《兰州兰州》。

我觉得自己像穿着一件隐身衣,没有人认识我,没有人听过我的故事,外部的世界暂时失去了力量。所有的身份、角色顷刻消融,此时此刻我只是一个陌生的旅人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在兰州热气滚滚的早高峰中,我乘出租车赶到兰州南站,买了一张去夏河的票——我想到藏区去,去看拉卜楞寺的高山、朝霞,在大草原上赤脚踏蹄,找到步行街上那家咖啡店喝杯牦牛奶咖啡,遇见清晨转山的夏河阿姨,在客栈里和一群年轻人大口喝酒。

那三天里,以上所有,我都实现了。

每天早上六点到,我就在客栈的单人床上自动醒来,匆匆洗一把脸,抓起冲锋衣、草帽和相机,打个两块钱的出租车,直奔拉卜楞寺对面的山顶,然后向一旁举着长枪短炮的大叔要一支烟,坐在石头上,看太阳从东边的山上徐徐拉升,看拉卜楞寺金顶渐亮。

怎样才能精准地描述出那种晨光呢?闪耀的金色光线照耀在气势磅礴的山间,转经筒旁的人们虔诚地一步三叩首,横卧远方的深色山峦静默无言,大地在朝霞的沐浴下沧桑尽显。

除了风景,还有人。旅途中遇见的朋友,大多是一期一会。彼此短暂交谈,然后挥手说再会。或是夜晚在客栈的休闲区,和很多人一起开怀大笑,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谈天说地,然后沉沉睡一觉,又在第二天清晨,抓起冲锋衣、草帽和相机继续去看日出。

夏河和上海的节奏是两个极端。在夏河,时间被放慢了指针,大自然变得分明,人们笑容坦诚。而在上海,有一种张力在城市伸展,每个清晨,我无暇去感受天空云朵的变化,但繁忙的街市充满活力与希望。

如果有可能,我盼望着一年至少有这样一场出走。

总有一天,孩子们会长大拥有自己的世界。总有一天,我会发现自己的皱纹和白发越来越多,愿那时那一刻,所有我曾经收集的朝霞晚风、山色野花,都会提醒着我,依然可以带着勇气,再度出发。

甜是一种安慰

默音

日本老牌和果子店“虎屋”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工作,诸如办展、出书。当然,主题都与和果子有关。他家的网站有个专题,“历史上的名人与和果子”,收集了许多轶事,读来有趣。

其中一则,谷崎润一郎在随笔《阴翳礼赞》中盛赞羊羹之美,“将那又凉又滑的物体含进口中,感觉仿佛室內的黑暗中作甜的一团,在舌尖融化,就连实际上不那么美味的羊羹,其味道也增添了异样的深度。”

前辈作家把日式阴翳审美与点心相联系,笔力了得。中国北方也有羊羹,做得比较粗放,虎屋走的是精细的路子,光润的深色表面有玉的质感。整体来说,和果子,也就是日式点心,在我看来是“中看不中吃”的。美则美矣,实在太甜。直到近些年,才发现也有不那么甜的,如做得好的铜锣烧,鹿儿岛的轻羹。也可能是我对甜的概念发生了某种变化,如今就连虎屋的羊羹,配咖啡也能吃个一小条了。

不同的国家、民族有其“味觉基底”的甜食。作为云南人,记忆深处的甜食有两样,冰粉凉虾和甜白酒。冰粉如今在大部分川菜馆都能吃到,在此不多解释。凉虾则是细白如小虾的米浆制品。冰粉凉虾里面不光有这两样,重点是要加红糖水和玫瑰糖,两种糖的香甜层叠出变幻的风味,再加上冰粉的滑,凉虾的糯,口感就更丰富了。以前常在中午上学路上带一只玻璃广口瓶打一份,下午在学校吃。也不用勺子,就那么对着瓶子张开嘴吮吸进去,感觉如吞下了盛夏的碎片。

朋友最近去了四川,从微信发来照片。当地流行三鲜冰粉,配料是醪糟和小汤圆,貌似还加了柠檬片。我觉得这是邪门歪

的,也就是云南的甜白酒。中国在这方面很神奇,虽然此物含有酒精,但并未规定“儿童不能食用”。我小时候常在放学或周末去老街吃一碗,那种浓醇的滋味,后来在别处都没吃到过。自己也买酒药做过,差很远。直到多年后去建水旅游,街边小店塑料杯装的甜白酒和记忆中的有九成像。向很多人推荐过建水的这项零食,有朋友实地品尝后传讯:你们云南的甜白酒,酒味好足,吃完简直要醉。

甜食总是与个人记忆密不可分。最近刚翻译完樋口一叶的选集,她的日记中也有相关的段落。某个雪日,教她写小说的记者半井桃水的家里,两人隔着火盆对坐,桃水烤了年糕,煮了赤豆汤,将年糕放进去,边道歉说“你就用这个烤年糕的筷子吧”,边把碗递给她。一叶对比怀恋慕,不过就算不知道事件背景与人物关系,也能从那段描写中读出点什么,仿佛赤豆年糕汤氤氲的香甜气。



江南好胜赏在云间 (篆刻) 季溢

许多人分不清自信与自恋的区别,以为一味给自己鼓劲就是自信,或者稍稍给自己表扬就是自恋,这两者的区别其实清晰有壁。就像梁启超说过的“自信与骄傲有异;自信者常沉着,而骄傲者常浮扬。”

什么是自信?自信就是“你不看好我?没关系,我不在乎你怎么评价我,我知道自己足够好就行了。你的疑虑丝毫不能影响我。”自信就是大步流星朝前走,昂首阔步在他人的指指点点中穿行而



自信与自恋

格桑

过,坚定地沿着自己想走的那条路直至到达终点。

一个人的自信就是:即使此刻脱去你身上的全部装饰、衣物,拿掉你所有的头衔、身份、社会关系、名声地位,你还是镇定自如,不会惊慌失措,因为你了解自己的信心完全不依赖于身外之物的加持。一袭华服之下的你,是你;一身赤裸的你,还是你。你的价值仅仅是你本人,而非那身罗衣。

自信的人,并不需要

别人的承认,自信是不扰民民的。

什么是自恋?自恋是不够自信甚至自卑的。因为自己不能给自己足够的信心,故而向外寻求帮助。自恋的人需要急切地、反复地刷存在感,需要缠着别人要求确认自己是好的、讨人喜欢的、被承认的。做了任何事都是如此,一旦得不到认可,就会紧张地追问“为什么不夸我?不赞美我?不说是我最棒的?”继而失落、撒娇、郁闷,非要他人来哄来宠,抚平这颗哭笑不得的玻璃心。自恋的作家喜欢反复书写自己的无病呻吟,实在是因为他的文采乏善可陈;自恋的学者喜欢把交往的名人挂在嘴边,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研究不值一提;自恋的有钱人喜欢炫耀名牌、豪宅,因为除去这些他卑微得一无所有;自恋的读书人喜欢掉书袋,摘引名句,因



说起这个题目,我忽然想起一个值得回味的小故事,是冯梦龙在《古今谭概·姚达部》里写的:丘琼山(丘浚,明代大臣)过一寺,见四壁俱画《西厢》,曰:“空门安得有此?”僧曰:“老僧从此悟禅。”丘问:“何处悟?”答曰:“是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’。”

个中意蕴,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理解。而方外之人,亦可以因入世的戏剧故事而参禅悟道,文学的力量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文学是有力量的,在我迄今七十多年的人生与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,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。

同样,对文学之于人世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,我始终坚信不疑;始终将写出有力量、有生命的文学,作为自己的创作态度,奉为圭臬。

我写过《美是文学的生命》《美美与共》《百年了悟唯一字》《以文载道,向学而生》等诸多文章,从这些题目,应该不难看出我对文学的追求,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态度。

然而另外一个远为重要和更为普遍的问题:人生的意义究竟为何?我想不仅是我,而是这世上大部分人乃至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哲,都鲜少有人能解释得明明白白、里外通透的。

究其根本,应该是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乃至对人生的追求各不相同,而个体的认知差异,也就导致了每个人对人生的意义有着各自的理解,正因如此,“人生的意义”也就成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。相似的情况在文学方面表现出来,便正如那句名言所说:“有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

出生在七八十年前的我们,应该是经历了生活中最多波折和大起大落的一代人,见识过生活的压力和莫测的命运怎样把鲜活的个体磨成齑粉,对世事不敢说已经尽皆洞悉,但是练达和通透,却肯定是大部分人都会有有的必备素质。

然而,在早已知晓生活的严苛本质和命运的变幻无常之后,我们依然选择热爱生命、积极地去拥抱生活,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、为生命中的每一次绽放写下诗篇、为苦难的人生唱出华美的颂歌。我想,这不仅只是面对生活时的勇气展现,更是文学之于生命、于生活、于人生的根本意义所在,也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!

是文学的力量支撑我走过人生中的严冬酷暑,而我也愿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,将这种力量传递给万千读者,与他们一起分享、分担,面对人生,笑看风云。

为他自己憋不出言之有物的原创。自恋的人,极力用各种不属于自己的事物来掩饰自己的贫瘠和匮乏,试图粉饰出一个理想中的丰满高大完美的形象,来满足自我的想象,获取他人的认可。

但这样做,太容易露馅了。伪装者很辛苦,自恋的伪装者更辛苦,自恋者周围的人活得更累,坚持不了多久。

当然,任何人都缺乏信心的一刻,人生起步之时自然也需要外界的支持,但既已是成年人,就该明白信心应该由自己生产,不应将频繁打扰他人作为自己能量的来源。人生的路,大部分都需要你一个人孤独地走,寂寞、饥寒、荆棘、危险才是常态;永远充满庇护、鼓励、掌声才是不正常的,也必然坍塌。除去他人加在你身上的一切,你是否仍有勇气走下去?愿你摒弃浮华,义无反顾,所有的能量,自给自足。

张宗宪珍藏的三幅画

祝君波

记得2012年我去港探亲时,收藏大咖张宗宪先生说,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,你这次一定要来我家坐坐。

张府像座小博物馆,字画、御制珐琅彩、白玉、瓷器、小玩件,布置得琳琅满目。目光所视,我忽然发现墙上挂着我熟悉的吴昌硕《寿桃图》,记得这幅画是朵云轩94年春拍的一号拍品。看我在仔细端详,张先生笑着说,“还有依格好东西在我手里。”说完到内室取出了齐白石的《芙蓉双鸭图》和张大千的《雪霁晴山图》。顿时,这三幅画引起我对三场拍卖会的回忆。

《芙蓉双鸭图》为轴画,主绘芙蓉花,枝繁叶茂,红蕾夺目。树下绘一对双鸭,右上款题唐人黄滔木芙蓉诗:“黄鸟啼烟二月朝,若教开即牡丹饶。天嫌青帝恩光盛,留与秋风雪寂寥”。1991年我任朵云轩总经理后,香港九华堂刘深夫妇牵线搭桥,促成朵云轩与永成拍卖公司合作,我们乘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,于1992年4月26日参加在香港海港酒店举办的拍卖会,当时从店堂卖品中挑了40件书画送拍,其中有这张画。预展时张宗宪先生前来观展,着一身彩色衣服,戴茶色墨镜,至今印象深刻。就在那次,

此画估价12万,他以16万港币拍下。时近30年,他自己估价已达二三十万了。

次年6月20日我们在静安希尔顿举办朵云轩首场拍卖会,因为在香港已经认识,他欣然应邀来到上海领1号牌竞拍。从丰子恺《一轮红日东方涌》到王一亭《欢天喜地》,从头到底买下了250余万书画,其他的拍品也因他的拼抢而托了底。就在那次,他买下来张大千精品《雪霁晴山图》。这幅画由曹先生在门市收到,估价7万元,拍到36万元落槌,加佣金近40万元,也被他收归囊中。这幅画直径71cm,宽18cm,咫尺之间,尽显神韵。又因绘在宋代澄心堂旧纸上,是赠送红颜知己李秋君之物,加上是青绿山水中的功夫之作,人见人爱。张先生自己估价已上亿元,却至今不舍得割爱。

首拍成功后,朵云轩在收藏界知名度大为提升,很多人送画给我们,1994年的拍卖全部来自社会征集,计有255件,拍卖成交率84.5%,总成交1530余万元,现场气氛比首届热烈。张先生对这届拍卖会评价很高。他对记者说:“我一生参加过无数场拍卖,最成功、印象最深的只有两场,一场是张学良的定远斋拍卖,一场就是朵云轩的94春拍。”在这场拍卖中,他依然手执1号牌,而且一开拍就把《寿桃图》一口叫到8万元,然后以12万元拍下。此画由一位温州卖家送拍,是画在绫本上的,极为罕见,画面绘一只红桃,红白相间,感觉要渗出水来了。左边题了长跋:“汉明帝时恒山献巨桃核。父老谓巨桃霜下结花隆暑方熟。画中之桃亦如之。予尝有绝句云:恒山仙种写来看,桃实累累大如盘。曼情垂涎偷不得,上天容易下凡难。乙卯岁抄写于海上去驻随缘室 安吉吴昌硕年七十七又二”。

张先生的书画收藏成果丰硕,后大多由苏富比等机构转拍他人,此三件留存至今,正是他从藏家转向收藏的物证。睹物思情,也反映了朵云轩拍卖初创时的时代风云。对我个人而言是蛮有意思的纪念。

十日谈

云起海上

责编:吴南瑶

明天请看:从某种角度而言,它是我的起点,并始终给我向前走的勇气。



泸沽湖畔

(油画)

徐宜超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